



本朝孝子傳上

皇帝
公家





本朝孝子傳序

大哉孝之為行也天下之善皆原乎此
若曰不原乎此而有善者則無是理故
傳有之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可
以為人則禽獸也禽獸豈有善之可言
乎哉是以聖人所以教於人子之法昭
昭乎詩書禮典而諄諄乎論語孝經後
世實之以孝子之傳俾人則而象之如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90. 8. 6

雲英末雄

蕭廣濟鄭緝之宗躬徐廣等所撰是也
其用心亦可謂盡矣而我東方君子
之國孝子亦祁祁焉茲撰詎未嘗有豈
古有而今亾乎非耶恭以本朝中朝
人性雖同而風氣固殊俗習迥別則以
中朝人治本朝人與以本朝人治
本朝人如何其无劇易管者辨內侍
觀禁圍賢聖之畫障日設若撰出我

朝之忠臣孝子而令如是圖寫則合
能使我朝之人勸於忠孝惜乎其不
然也斯言最好伐柯者焉舍其手裏者
而取則於他哉故謂假饒欲讀廣濟等
書須先識得本朝孝謹之人略以倣
之而後逮于彼也然世終未有其撰則
識得其人者空乎鮮也頃歲星聚於奎
國富於史其已成帙者曷翅數十種

本朝神社考本朝編年錄京都鎌倉將軍家譜寬永諸家系圖傳日本百將傳

本朝人鑑及遯史等類是也俗間又有日本古今

人物史扶桑隱逸傳本朝列女傳等書皆雖粲然傳播于

世獨未見有導及孝子婦者不能无遺

憾也緇衣中偶有釋氏二十四孝霞谷僧元

政釋門孝傳佛國寺性激著然亦匪啻在家者

不與焉抑其采入也不專於本朝而

反使中華西域之髡徒為之領袖其意

蓋唯在以解自家棄恩之嘲而已奚於

世教有所裨哉爰不自揣竊有志於

纂述曩之事親也幾乎所謂不可以

為人者痛悔噬臍悲恨薰心雖然往者

難追但恐子姪之效尤而薄於祖宗因

欲訓他以本朝孝子之行使其无肖

滅之不孝是所以竊有志於纂述也遂

迺撫其人於歷史諸籍之中或于索
之於世人傳聞之間探實闕疑又併所
嘗日擊者得凡七十有一孝子各紀
其事實系之以贊且設鄙論于其下品
且曰天子曰公卿曰士庶曰婦女
曰世循序臚列釐爲三卷名曰本朝
孝傳嗟乎僭越之罪杜撰之譏盍自
懼其狼碎之文膚淺之論盍自慙焉無

奈達士之默默乎此何若夫他後幸有
成於達士之手者斯編固是醬蒙藥楮
也耳然於夫七十有一人則皆孝德卓
異而苟聞其風者未嘗无油然而生愛親
之心故又安謂雖有達士之撰亦不更
易是人第有以增員革文爾未審何如
城西名畫家狩野永敬一讀是編拳拳
不措每傳爲圖觀感之益於是乎切敝

廬兒曹及諸族子儻能玩之而知其所
向慕則所謂不可以爲人之人庶乎或
寡矣志願在茲非敢欲芹獻於大方之
家云闕逢困敦春分之日伊蒿子滕臧
序皆天和之第四禋也

凡例

一此書編修以出六正史自日本紀至三代實錄者爲主
而采於御史小說者附焉凡文皆不必依其
舊省事約言以便習讀是欲使幼學輩從簡
而得要也非敢妄脩飾之
一事出於御史小說之中而舊用國字者今
皆寫之以漢字其文聊效六史轉徙摸騰之
際只恐多舛差矣
一每傳必記書名於下以著明其所出示其一

不妄作也然本邦歷代之諸籍今所涉獵
蓋不過十之二三其餘豈无孝子順孫之見
收載者老病之餘不獲博考且家乏於簡編
思而止此為可憾爾

一記事者唯稱孝子某而闕其事實者間或觀
之古史則有藤原朝臣春津等儔近世亦有
如洛人宗運者出信長記今无可得而記故皆漏
之不亦惜乎後人若有審他孝狀覲補入焉
一今世之孝子婦何止十百然聞之於髣像而

未決之於耳目則不敢收載恐或有浮說故
惟采其事至第而錄里外皆稱國主君君有
賞之者擇而輯之所以不多也
一論斷或有關焉非關之也其事亦似而人亦
相類則或二人或三四人併為一論系之於
其最後欲語之不重複也

本朝孝子傳卷上目錄

天子

一 仁德天皇

二 仁明天皇

公卿

一 久我大政大臣

三 小松内大臣

五 小野篁

七 藤原良仁

二 顯宗天皇

四 後三條院

二 帥内大臣

四 藤原吉野

六 藤原道信

八 藤原衛

九 山田宿禰古嗣 十 藤原良繩

十一 藤原岳守 十二 紀夏井

十三 大江舉周 十四 日野阿新丸

十五 藤原長親 十六 北條泰時

本朝孝子傳卷上

天子

一 仁德天皇

大鷦鷯尊オホホ仁德ニトク譽田ホノ天皇スメラミコノ之第四子也ヨシノミコノ幼而聰コナリチカケ

明睿智及壯仁サカレクミシス寬慈惠テサカリニタクミウツクシクシス四十年春正月戊申ヨソトセノ譽

田メシテ天皇召大山守命ニミ大鷦鷯尊問之曰イニシタテ汝等愛

子耶ヤ對言コタヘテ甚愛也亦問之長與少孰尤焉ヒトナレド大山

守命對言不逮于長子レカ於是天皇有不悅之色ヒトコトハス

時大鷦鷯尊豫察天皇之色以對言長者多經サハニ

寒暑既為成人更无悵矣唯少者未知其成不
 是以少子甚憐之天皇大悅曰汝言寔合朕之
 心是時天皇常有立菟道稚郎子為太子之情
 然欲和二皇子之意故發是問是以不悅大山
 守命之對言也甲子立菟道稚郎子譽田第為
 嗣四十一年春二月戊申天皇崩時太子菟道
 稚郎子讓位于大鷦鷯尊未即帝位曰奉宗廟
 社稷重事也僕之不佞不足以稱夫昆上而奉
 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焉願王勿疑須即

帝位大鷦鷯尊曰我雖不賢豈棄先帝之命輒
 從第王之願乎固辭不承各相讓之爰皇位空
 之既經三載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王之志豈
 久生之煩天下乎乃自死焉大鷦鷯尊標擗呼
 哭不知所如曰若死者有知先帝何謂我乎云
 云元年春正月大鷦鷯尊即天皇位四年春二
 月詔群臣曰朕登高臺以遠望之煙氣不起於
 域中以為百姓既貧而家无炊者封畿之內尚
 有不給者况乎畿外諸國耶三月巳酉詔曰自

今之後至于三載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日
始之黼衣鞋屨不弊盡不更爲也温飯煖羹不
酸餽不易也削心約志以從事乎無爲是以宮
垣崩而不造茅茨壞以不膏風雨入隙而沾衣
彼星辰漏壞而露床蓐是後風雨順時五穀豐
讓三稔之間百姓富寬炊烟亦繁
日本紀

贊

微稱豈虛仁德維丕從令辭位登高恤幾經
學之效孝愛之推世致升平物涵雍熙

論

或曰謹稽天皇聖蹟若有爲五倫書者宜弁
之於友弟之選非孝傳之所當采歟曰不然
友亦愛先人之遺體也豈有友而弗孝者哉
况乎天皇之於先帝生則深懼傷其心志觀
於少子甚憐之之答可見朋則深恐違其遺
勅觀於固讓神器可見太子自裁爰迫於不
獲已方始登極而猶有先帝何謂我乎之語
其著存不忘者又可見可不謂孝乎奚獨稱

友而已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其天皇之謂乎
其治八十有七年視民如傷自奉至薄不亦
所謂親親而仁民乎抑按應神帝紀十六年
春二月徵百濟王仁使人師之習諸典籍是
本朝經學之權輿也蓋天皇資質粹美加以
聖賢之學宜其仁孝誠敬至如是也皆後世
人主之所當祖襲也曰天皇之所以為孝子
則得聞命敢問先是有綏靖孝性之純深有
仲哀仰望之不息曷不託始乎曰二皇雖誠

有不忘親者然終不如仁德及顯宗之孝而
克讓矣楊氏慎云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
隱公史記世家首泰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
余竊據之所以首此而遺彼也



二 顯宗天皇

天皇久居邊裔悉知百姓憂苦及即位也布德
 施惠政令流行卹貧養孀天下親附初天
 市邊押磐皇子及帳內佐伯部仲子於蚊屋野
 爲大泊瀨天皇見殺因埋同穴於是天皇與億
 計王天皇兄也聞父見射恐懼皆逃亡自匿白髮天
 皇二年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楠乃詣京都求迎
 二王白髮天皇聞意咨歎曰朕无子也可以爲
 嗣與大臣大連定策夏四月立億計王爲皇太

子立天皇為皇子五年春正月白髮天皇崩是
月皇太子億計王與天皇讓位久而不處十二
月百官大會皇太子億計取天皇之璽置之天
皇之坐再拜從群臣之位曰此天皇之位有功
者可以處之著貴蒙迎皆弟之謀也以天下讓
天皇天皇顧讓以弟莫敢即位億計曰云云天
皇於是乃聽百官陪位者皆忻忻焉世嘉其能
以實讓曰宜哉兄弟億計為皇太子如故元年
二月詔曰先王遭離多難殞命荒野朕在幼升

亡逃自匿猥遇求迎升纂大業廣求御骨莫能
知者詔畢與皇太子億計泣哭憤惋不能自勝
是月召聚耆老天皇親歷問有一老嫗進曰置
目老嫗知御骨埋處請以奉示於是天皇與皇
太子億計將老嫗婦幸于近江國來田綿牧屋
野中堀出而見果如婦語臨穴哀號言深更慟
自古以來莫如斯酷仲子之尸交橫御骨莫能
別者由是仍於蚊屋野造起雙陵相似如一葬
儀无異二年春三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群臣

類稱萬歲三年夏四月天皇崩皇太子億計即
天皇位於石上廣高宮 日本紀

贊

於戲皇孫宜兄宜弟潛龍遂飛枯骨改瘞慟
哭其壙恭敬厥祭孝顯天下世稱萬歲

論

孝者萬善之本善者百福之歸詩曰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天皇至孝聖壽合當無疆何其
短乎曰稟氣有定數不可移矣但觀常變如

何而已夫善人壽而惡人歿常也反是者變
也天地之間安得有常而死變哉春寒秋暑
夏霜冬雷驟可以見然而善人之歿也蓋身
雖歿而其所以壽者則未嘗泯如彼顏子千
數百歲卓然與宣聖並稱於世之類是也天
皇孝誠弟順光被四表達于後世其澤之不
斬也八十有九代于

今矣蓋將自夫與草木同榮枯者而觀之則非
亦無疆乎



三 仁明天皇

嘉祥三年春正月癸未天皇朝觀太皇太后於
冷然院親王以下飲宴酣樂賜祿有差須臾天
皇降殿於南階下端笏而跪召源常朝臣藤原
良房朝臣勅曰朕被太后命備吾處深宮之中
未嘗見我帝御輦之儀今日事訖階下登輿使
我得見朕再三辭遂未得命於卿等意如何奏
曰如太后余而可天皇乃登殿至御簾前北面
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天皇下殿御輦而出

左右觀者攬淚僉曰天子之尊北面而跪聞孝
敬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
續日本後紀

贊

瑞穗之國嘉祥之春仁洽四陲孝感兆民冷
然院裡禮若人臣請看愛敬盡於事親

論

雖天子必有尊也者父母之謂也以其尊卑
已自有一定不可易之序也歟天之於地君
之於臣義皆一也故舜雖攝帝位而不降禮

於瞽瞍按漢高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
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
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
主拜人臣太公然之擁篲迎門然是徒知人
主之尊而未知父於人主之為至尊也孟子
所謂尊之至者可見我龍田明神託言曰人
之兩親即是內宮外宮之神明也汝等不善
事之而祈求於外乎三嶋明神亦言人家不
論貴賤必有內外兩宮之神在若能事之而

崇敬莫所不盡則天神地祇日夜降臨其家
蓋皆使人知父母之尊宜與伊勢皇太神君
相準擬焉宜乎天皇之不欲御輦於冷然院
之階也



四 後三條院

帝為儲皇時

按神皇正統紀帝者後朱雀院之第二子而後冷泉院之太子也後

朱雀院遺詔令在後冷泉院之東僧都成尊常

宮迨至即位之後世稱有德之君侯禳於其宮一日成尊問帝曰殿下拜北斗乎

帝曰每月拜之非是微福他日登祿之事欲无

之念而猶未免有意于此是豈臣子之心乎吾

深懼其罪所以拜斗也成尊流涕

古事談

贊

人之拜斗多求福壽穆彼青宮所禱何祐自

非其非謝罪乎天忠孝之言聽者玄然

論

或問儲君恐罪而拜斗宮何也曰按北斗經

註人之生也北斗莫不降氣於心心之象內

虛而中藏於水水者天一之炁即北斗之精

也故人運誠心於內斗悉知矣災患愆過不

可不拜也竊料儲君曾有聞是說於成尊而

深信之故今拜之歟曰所以拜斗則其或然

以其有意於登祿自以為罪戾何也曰孔子

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解之者
曰思嗣親則不无感傷故不舉樂是知為人
子者豫有意於繼嗣便是无感傷也若夫决
无感傷則謂之有中今將之心亦可也非罪而
何儲君以是自責每月拜謝北辰其卒无期
待之心者可知所以為孝也由此推之貳體
之君為其君見疑而身遇害有如漢衛太子
死於江充之姦者舉皆孝謹不至之所致也
若夫防微杜漸以怕其或流於不孝正與此

皇相似縱令有百江充何見疑之有

源隆俊傳 卷一

公卿

一 久我太政大臣

公姓源諱雅實六條右大臣顯房之嫡子也母從二位隆子大納言源隆俊之女也一日顯房與隆俊巡視省中省中素有錐貴戚達官亦皆跣而過庭之處蓋以蟪蛄蠖濩之中不許其操履者從而入也公時總角竊自懷二扉以從顯房及隆俊之後到彼出而授之隆俊深感其孝志之及已墮淚以謝退告隆子又俱感悅



源隆俊傳 卷一

云 古今著聞集

贊

猗歟賢童能知老老外家大悅况於翁媪仕
晉踰人輔贊依道遂長百僚維國之寶

論

公以髫齡深愛家嚴推及外祖親親之良心
可謂明矣恨其盛年孝敬之事狀今不得而
詳之也竊按公為內大臣左大將時承詔奉
幣于伊勢大神宮其齋戒十日之第七夜夢

中神來告曰此居宜移佛經於他所夢覺而
後不知其所有之處使徧尋之則長押上果
有佛經公輒去之臨河被除語具乎伊勢勅
使部類記異哉善也蓋神令公不為竺法所
穢以全幣使之事不亦錫嘏乎想是公積孝
德之所感歟何以知之孝則天神地祇日夜
降臨其家之託言載在前論可以知焉



二 帥內大臣

公姓藤諱伊周一條院時有罪謫於播州母夫人高階氏不勝離憂頓寢牀蓐羸憊日劇死在且夕唯欲見公一語發於寤寐耳公乃聞之愁貫心骨无樂生意因謂若於其未暝之前幸得母子相見借使我罹極刑亦何恨焉乘間亡出賤所微服潛行以歸其家遂獲見母於殘喘之間事露朝議以爲犯法更貶於太宰府

榮花

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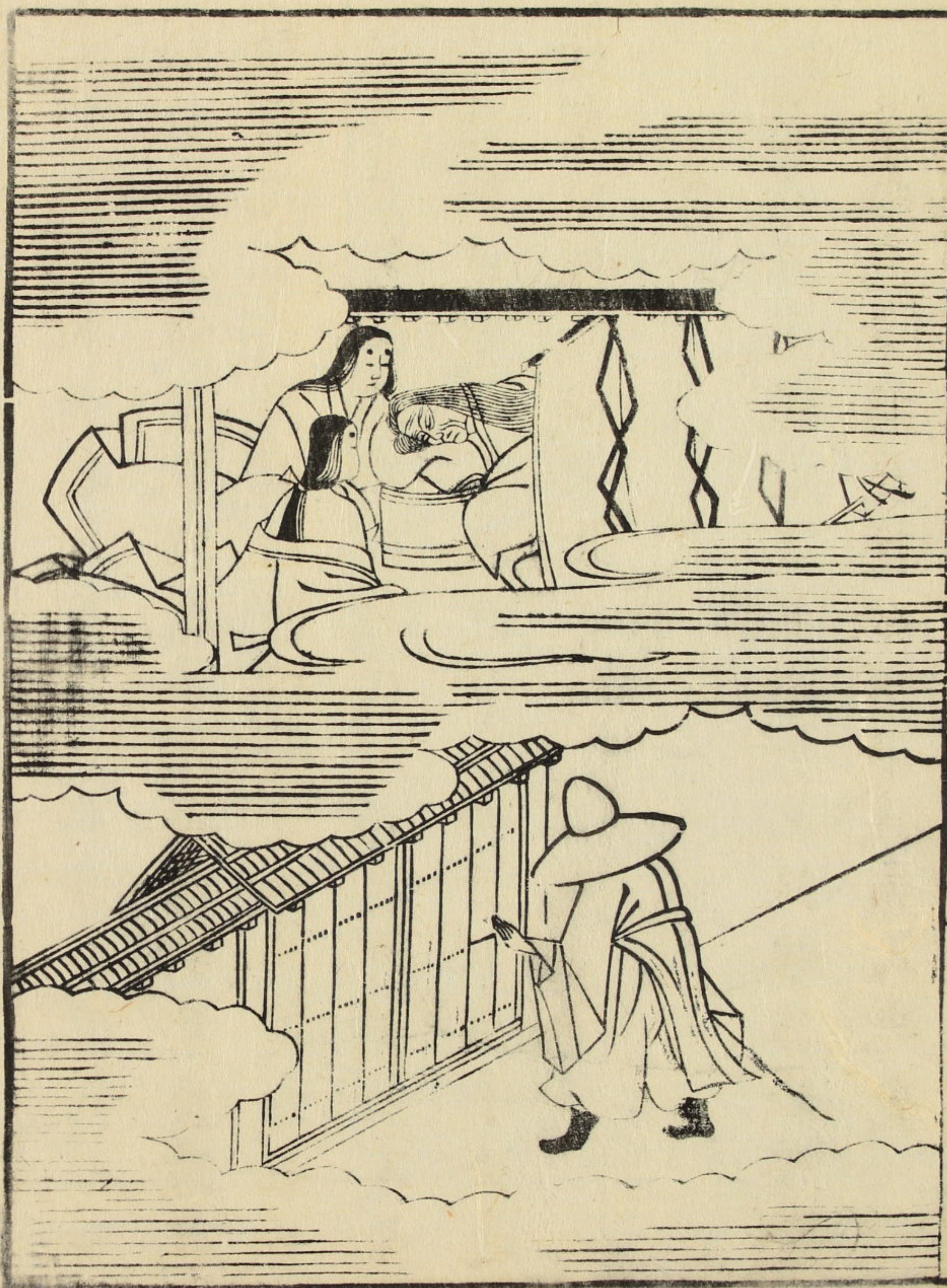
贊

人子為容疇弗陟此矧是賤謫瞻望曷弭母亦念已發疾乘死心匪鍊石豈忍不視

論

公私歸自謫所是蔑君也忠孝本无二途焉有蔑君而能孝者也哉曰不然黔婁棄官而歸疑乎无忠徐庶辭劉而去疑乎无義君子取其一於思親无所顧慮况公此舉死生禍福毫无所慮唯母是慕且聞其死在於早夕

神魂若飛事之可否義之向背豈皆暇以計哉雖有似蔑君者其若孝何他則非吾所論



三 小松内大臣

公姓平諱重盛相國清盛之長子也清盛跋扈
 動輒犯上遂乃至於動甲兵竄廷臣將有事于
 法住寺殿公深憂之規箴尤切忠言无所不至
 清盛繇是免陷篡弒之罪其孝不亦大乎公之
 行實家傳戶誦不敢贅焉

平家物語

贊

子孝而箴禮之善物用力乎此諫諍若沸金
 革傾息暴怒是懲命哉平氏斯人先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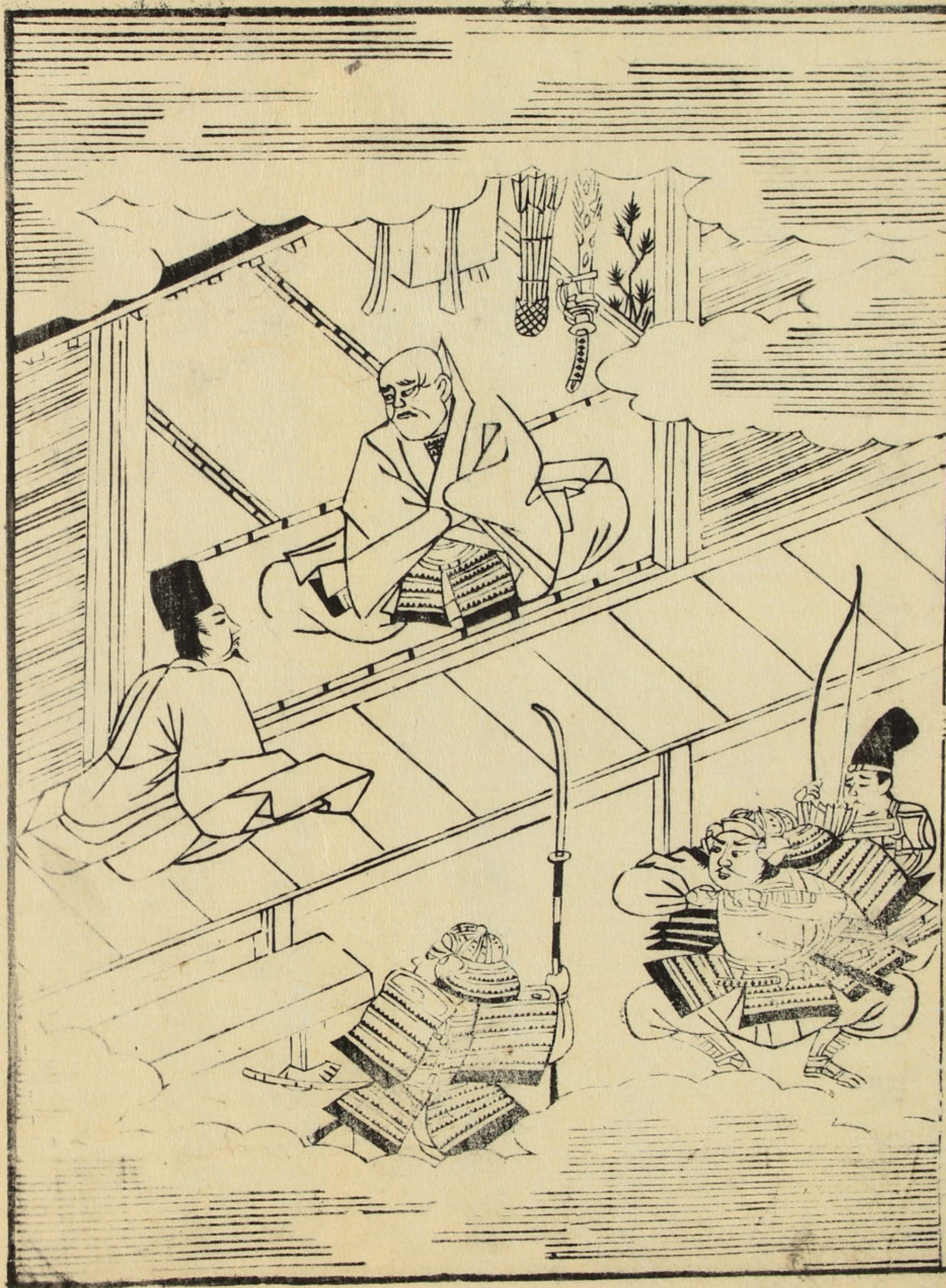
論

或問公之懿德茂行曠然皆爲世程獨自禱其死者反似不慧何也曰春秋傳載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使我速死无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又魯季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斯人豈皆愚哉竊惟公也父雖如從已諫而兇暴卒不止上下生嫌隙中外悉危懼公以臣子周旋其間事之難處曷翅范氏

子叔孫昭子宜哉其禱死也曰禱死之非不慧則得聞命夫父子主恩不可以過惡絕之故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今公知父之不可諫禱而先薨是絕之也非隨之也孝子豈如是乎曰公亦時君之大臣也愛父雖切而不可以私害公然亦不能爲君忘父進退途窮彌縫力竭故謂與其生於已亂也寧死於未亂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而然非所謂絕之也又問我聞之於一各

儒曰為人子者其父母雖有過惡口勿言之
 心勿咎之要須只師大舜以希自然之化否
 則非孝若如斯言則雖公之箴規亦不足以
 法歟曰此以聖人望衆人也烏獲使不代太
 匠劉而傷手哉何者人々若謂我學太舜而
 箝口於親之過以待自然之化是與所謂阿
 意曲從陷親不義者何以異也是以聖賢之
 教諄々於子諫父母未審他皆以為閑言語
 乎公之箴規固當不幸患父之惡者胡為其

不模倣譬諸射者舜射得其紅心上者也如
 公射得其帖上也衆人射得其垛上也射得
 垛上者豈志不在紅心上其巧不之及者遠
 是故先要射得帖上也若夫欲直射得紅心
 上吾恐无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
 之勞愚意如此未知如何



四 藤原吉野

吉野者致仕參議正三位兵部卿綱繼之男也
自少遊學手不釋卷仕至中納言授正三位二
親在堂定省无虧一日家有鮮肉父綱繼遣人
分取會吉野朝謁未歸庖人斫而不分他日吉
野聞之泣責庖人終身不復肉食

續日本後

贊

曾家羊棗終身不食吉野至情豈與之懼况

是肥耳人靡弗欲高哉孝道千載誰續

論

吳郡陸襄之不見切肉江陵姚子篤之不食
炙肉豫章熊康之不飲酒並皆傷其父之死
也情當然矣而其所忌各止於其一品今綱
繼未卒事亦不類黃門之絕肉食何其已甚
乎曰此史之過稱歟所謂載事之辭容有重
稱而過其實者者可見矣黃門何常喫素以
在其職第彼一肉盖有不欲噉之之意而已

宜勿以辭害意然至於其終身無之志焉則
又與夫陳徐孝克長不忍食粳米非異日之
談豈不難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
之謂歟



五 小野篁ノノカサ

篁者參議正四位下岑守之長子也弘仁十三年舉甲科天長九年拜太宰少貳有詔不許之官同年憂父哀毀踰禮事母至孝承和五年爭遣唐使船稱疾不往乃言篁家貧親老身亦尪祭是篁汲水採薪當致匹夫之孝耳造次不忘其親者可見在仕至參議叙從三位

文德實

贊

天長儒臣小野爲姓卓犖文章優逸歌詠學
以博物才以輔政孝若不至那觀德性

論

世之知參議者多不過稱博識洽聞及詩文
和歌之才何其知之之淺乎或語余曰日本
地理志略載小野篁讀書於下野國足利鄉
其處安先聖像教授者相續居之五經正義
孝經論孟注疏等有之余嘗聞之略知參議
之學之不止於記誦詞章今又讀文德實錄

審他孝狀以見其踐履之實真是本邦儒
臣之傑者也而師練元亨釋書曰篁不測之
人也身在人間神遊冥府惡是何言也亦欲
授儒入佛之姦謀歟

卷上
五



六 藤原道信

左近中將藤原道信者九條大相國公為光之
子也正曆三年公薨道信哀惋至切久而不衰
然親喪也俗禮皆期而止道信不得違眾歎
除服泣作和歌曰限阿禮波今日脫捨都藤衣
果奈幾物者淚奈利計里今昔物語

贊

凶服已解愁淚尚多感慕之餘矣為和歌詞
華自麗意味何疎三十一字百言難如

徒桑孝子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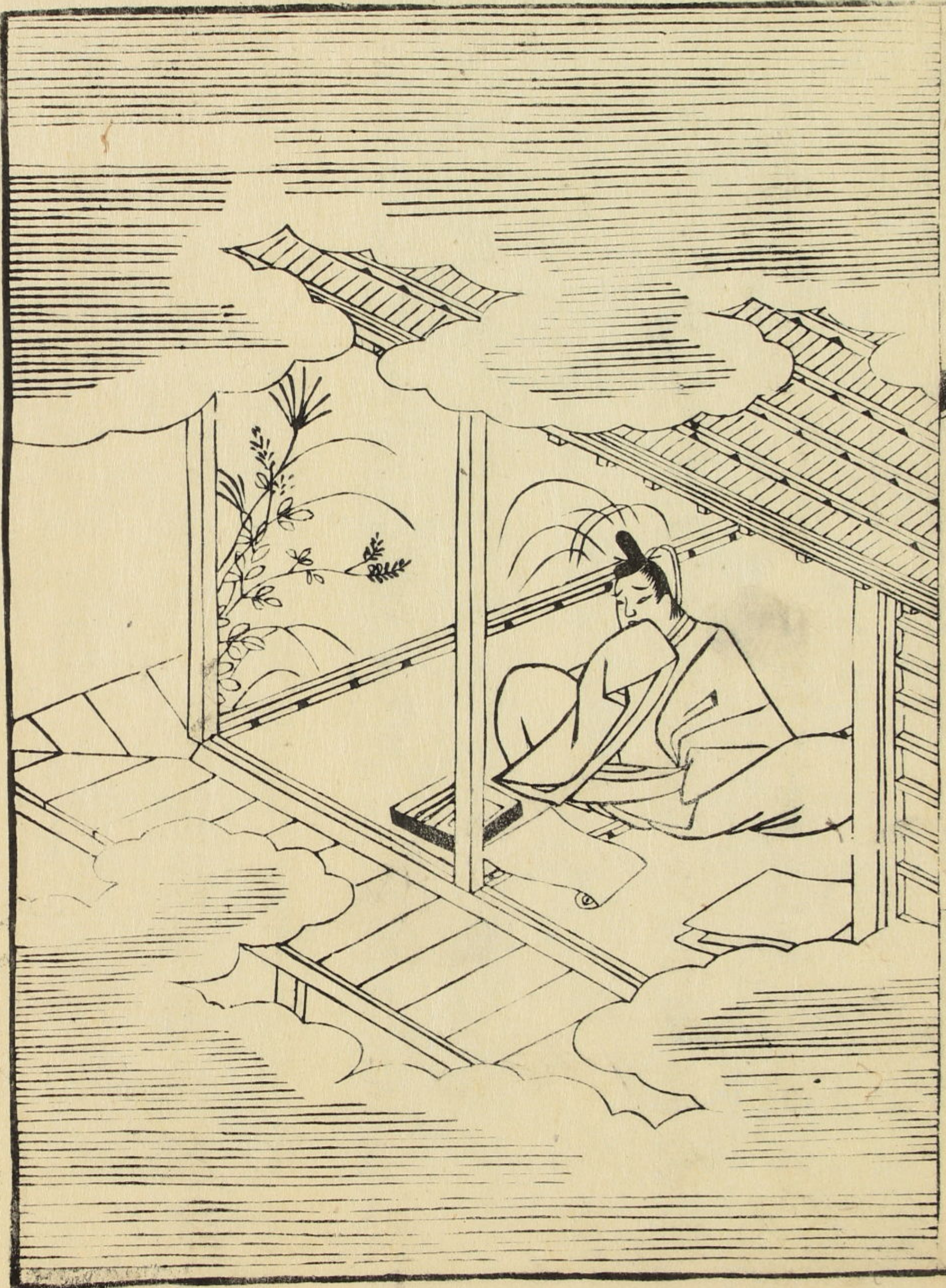
卷上

五

論

宗聖氏有言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然而衰周以降風俗日偷喪紀寔弛以馴致于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可勝嘆哉後來晉武帝雖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玄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過密之禮况其他乎唯宋壽皇纒經三年以終喪制秉彙之所以不墜也今余主復道信除服之和歌尋思其意恐不以期喪為嫌也其詞一

字一淚使人疚懷斯人若獲議禮制度必將使我國人喪考妣三年歟位職不至此徒思而止惜哉有人曰道信縱令當路何與三年之喪時之與地皆殊曰人之久於親喪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非若制度文為之有時有地而不可一定焉世人多說短喪宜于今矣殆失因革之義



七 藤原良仁

中宮大夫從四位藤原朝臣良仁者贈大政大臣正一位冬嗣朝臣之第七子也性至孝奄丁母憂哀啼哭泣嘔血絕氣縱經字時乃蘇不勝悲慟服中病卒時年四十二

三代實錄

贊

中宮大夫誠篤誰當聖善永逝哀慕過常哭至嘔血身不勝喪平生忠養豈易測量

論

或詰余曰居喪毀而滅性君子謂之无子是故曾子之絕漿不為子思所取子春之不食躬親悔之如令良仁過於哀瘠服中病卒何其愆乎尤可以比不孝矣而是編及班列之何也曰善哉如子之所言然余嘗竊覘之於陳編之間喪家之至於此古人未必皆以為不孝焉請略舉其人以證之孝義傳曰余齊人晉陵人也為邑書吏父亡於家齊人至門號痛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

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呼殯所須吏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因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穀百斛梁書曰沈崇僚吳國武康人也喪母水漿不入於口晝夜號哭武帝詔令釋服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猶居喪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不堪哀思未至縣而卒唐書曰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儉卒號哭一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史官編錄之迨至宋

時則有程伯淳之女堅持母喪毀瘠而死正
叔深傷之自爲墓誌以稱孝女程氏趙岷執
喪而耳露降墓樹岷卒子雲又執喪以毀死
時人稱世孝焉司馬康亦居廬蔬食寢於地
遂得腹疾不愈而終公卿大夫无不哀之贈
右諫議大夫如是之類不可勝數抑如上數
者古人豈皆不明而不罪其當罪及嘆賞之
且編錄之哉必有所以然之由此書之取良
仁願勿怪焉曰然則近歲士州人小倉氏洛

西人高柳生並死於喪人皆曰二子不用其
情勉強而然亦可不以爲不孝乎曰二子有
罪然如其得實情而禮中節的人則勿論也
若視二子於世之居喪失禮醉酒飽食覩然
无所愧者豈无間乎與其如斯而生不若早
死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无禮人而无禮胡
不遘死



八 藤原衛

右京大夫兼加賀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衛者
贈左大臣從一位內麻呂第十子也二歲喪母
比及五歲問母氏即世之早晚哀慕感人大臣
奇之立為嫡嗣
科時人方之漢賈誼

文德實錄

贊

藤家十郎才踰仲伯五歲問母哀其寔安十
八登科文焰赫宜乎之子遂立為嫡

論

世間一二歲而喪其母者衆矣微賤之兒
此則衣食起卧都不如意故雖五六歲亦能
知美人之有母而悲已之无母膏梁之子百
事如意故雖十歲亦多未有感念是理勢之
必然也衛僅五歲門地最高保護豈有所闕
庶母乳母皆在而獨思其所生天性之孝德
可以見矣按後漢汝郁五歲母病不食郁亦
不食母怜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後不食

族人號曰異童噫衛之於亡母豈不異於此
乎夫孝者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
執一而百善至左丞相之立衛為嫡盖有見
於此矣



九 山田宿禰古嗣

古嗣者右京人越後、外從五位下勲六等益
 人之子也為人廉謹寡言、以年喪母、敬事從母
 天性篤孝嘗讀書傳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
 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卷帙為之沾濡後罹
 父憂哀毀又過於禮仕至大外記承和十年出
 為阿波介政績有聞

同上

贊

人皆讀書人皆喪親唯彼賢者情得其真偉

元蓼莪山田樹風各天異地厥揆何同

論

讀書遇其宜嗟悼之文淡然看過了是非善
讀必須若古嗣之讀風木之詞而後以為善
讀也所謂切已體驗者乎非夫呻其佔畢之
徒明矣况又為入廉謹當官有譽乎德業皆
足尚焉奚獨稱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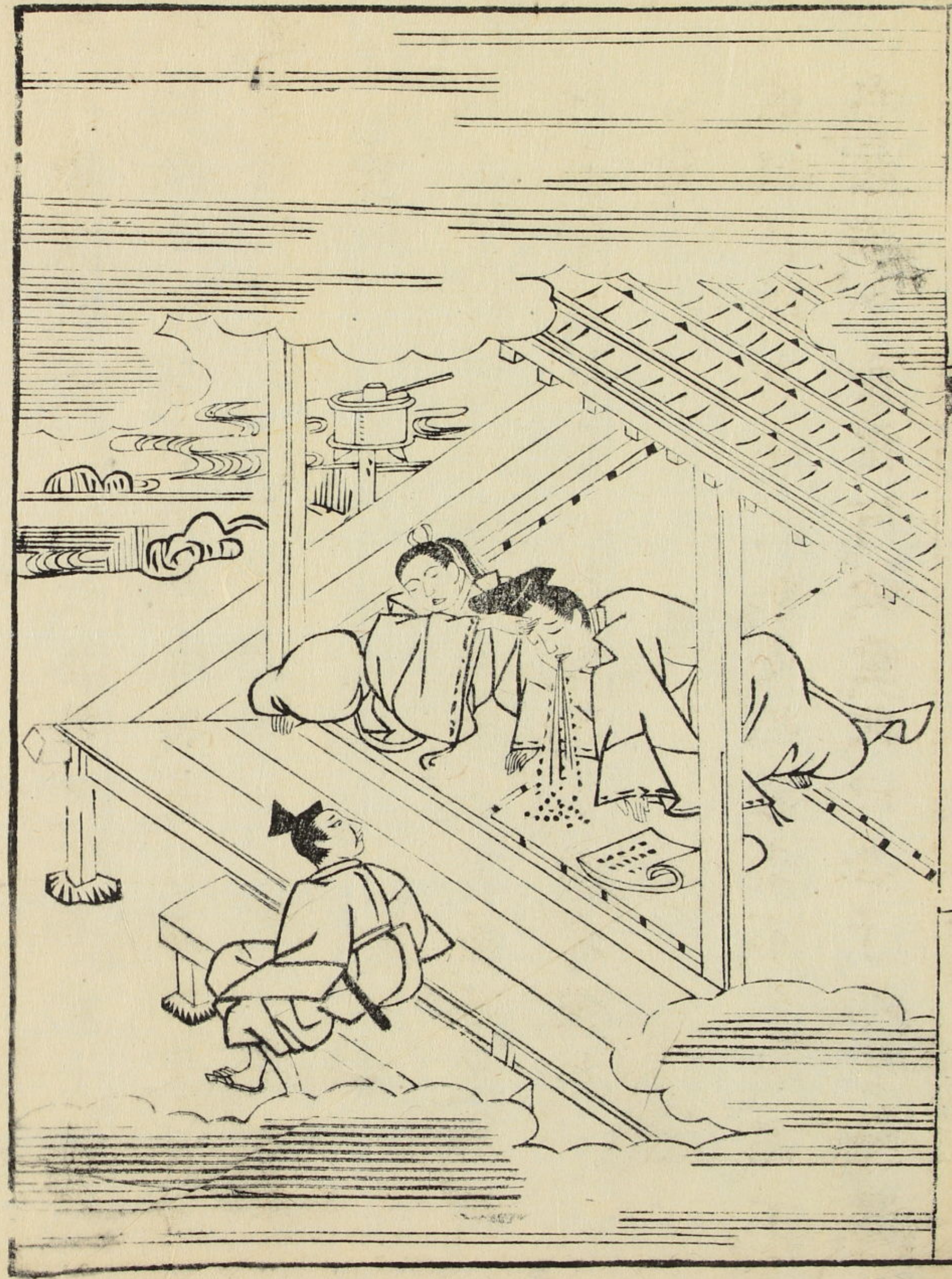
十 藤原良繩

參議正四位下藤原良繩字朝台正五位下備前守大津之子也齊衡元年之冬聞大津染疾於任國即欲奔走天皇不聽訃至良繩嘔血氣絕數尅乃蘇去職不仕貞觀三年母紀氏寢疾瘦弱良繩晝夜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目不接睫逮其遭憂又解官職毀瘠過度殆於滅性

三代實錄

贊

吁茲俊髦善哉居喪過哀過毀于爺于孃嘔血德鏡去職彥光兩地同迹百世流芳



十一 藤原岳守

散位從四位下藤原岳守天長七年喪父孝思
過禮幾於滅性 文德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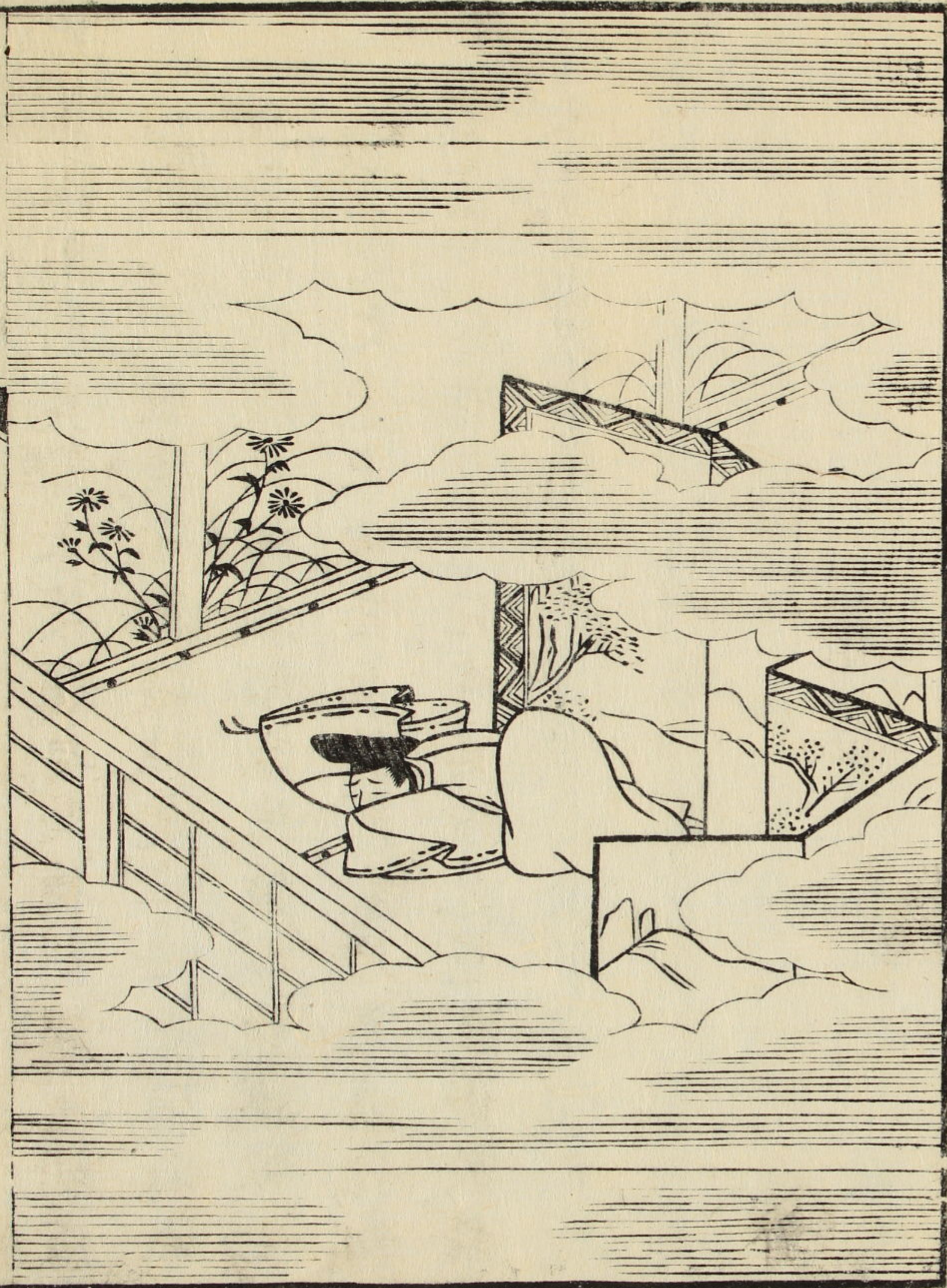
贊

人之喪紀過亦失之然庸人力多不足持桓
桓岳守特極哀毀禮雖踰節於孝何議

論

或曰良繩岳守之執喪也雖幸不至死而不
亦危殆乎喪禮何必至此曰吾子此言譬猶

與_レ人相鬪_テ其鋒_ハ未_ダ接_セ便要_ニ開_ク後門_ヲ胡盧_ハ胡盧_ト
 曰_ク何_レ也_ト曰_ク執_テ喪_ヲ殆_ク於_レ滅_ス性_ハ是_レ孝子_ノ之_レ常_ニ行_ク也_ト
 故_ニ祭_ニ義_曰思_フ死_ス者_ハ如_ク不_レ欲_ス生_ス雖_レ曰_ク如_ク不_レ欲_ス生_ス
 而_モ古_ノ之_レ孝子_ハ未_ダ必_ズ皆_シ至_ル於_レ死_ニ今_ハ乃_チ哀_シ痛_ク之_レ切_ト
 不_レ逮_ス古_ノ人_ノ者_ハ遠_ク而_シ先_ニ慮_ス其_レ或_シ死_ス豈_ニ不_レ侶_ス於_レ鋒_ト
 未_ダ接_セ而_シ開_ク後門_ヲ



士 紀 夏井

夏井者左京人美濃守從四位下紀善岑之弟
三子也温雅有才思承和之初以善隸書侍
待詔於授文堂文德天皇時為右中辨夏井秉
志忠直時有規諫上以此殊重之恩寵最渥天
安二年天皇晏駕夏井出為讚岐守政化大行
吏民安之秩滿將歸百姓相率詣闕乞留因是
更留二年及去時贈遺甚多夏井无一所受貞
觀七年拜肥後守母石川氏聞而哭之人問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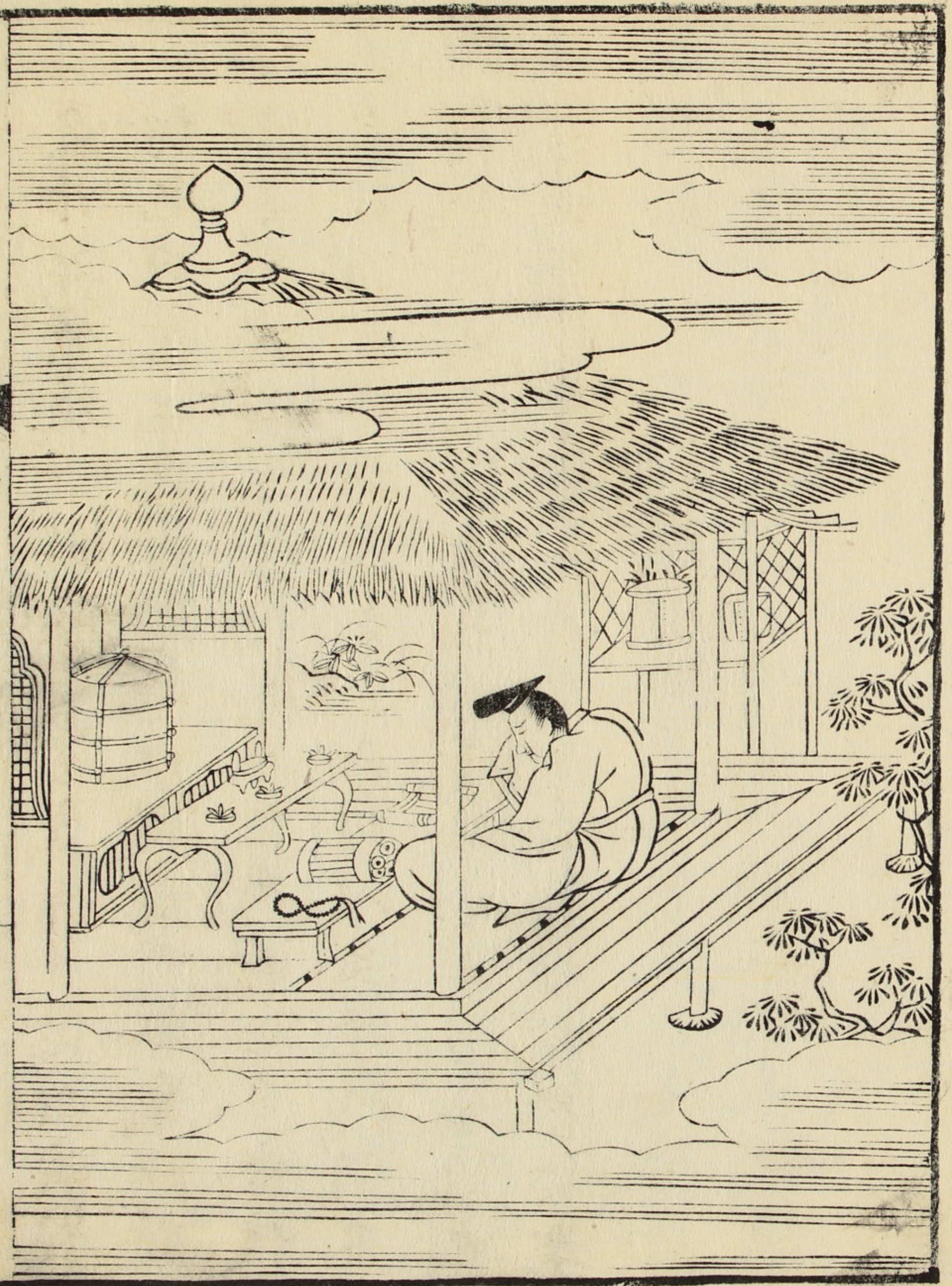
故母答曰吾聞肥後風俗國宰至清身必不全
我子其不終乎其廉直可知母死夏井性至孝
哀慕過人因建一草堂安厝母之遺骸晨昏事
之无異生時又每日讀大般若經以終三年之
喪 同上

贊

讚肥太守政績有聲民懷其惠母哭厥清孝
奉維厚喪禮致誠遺骸在堂猶如事生

論

夏并非梵徒一時稱賢居喪每日讀般若經何也曰當世佛教寢隆雖非桑門亦率以讀其書修其法為高致夏井蓋循時俗乎實信其經而然乎抑與宋尹彥明以其母所訓日誦金剛經之事有相近者乎今不可審之也而如是三者情雖不同亦皆未初有害於孝



十三 大江舉周

式部權太輔大江舉周匡衡子也寢病危篤母赤染
 右衛門不勝憂懼詣住吉廟禱代其死有倭歌
 舉周病已右衛門大喜以疾已死舉周知之不
 樂潛往往吉入廟泣曰嚮也我因神德幸獲不
 死无可以報賽焉然與母易死生我之所不忍
 也切冀我病如初而母无恙懇祈累日而後還
 浴然其身不復病母亦得壽是神社於舉周之
 孝乎 著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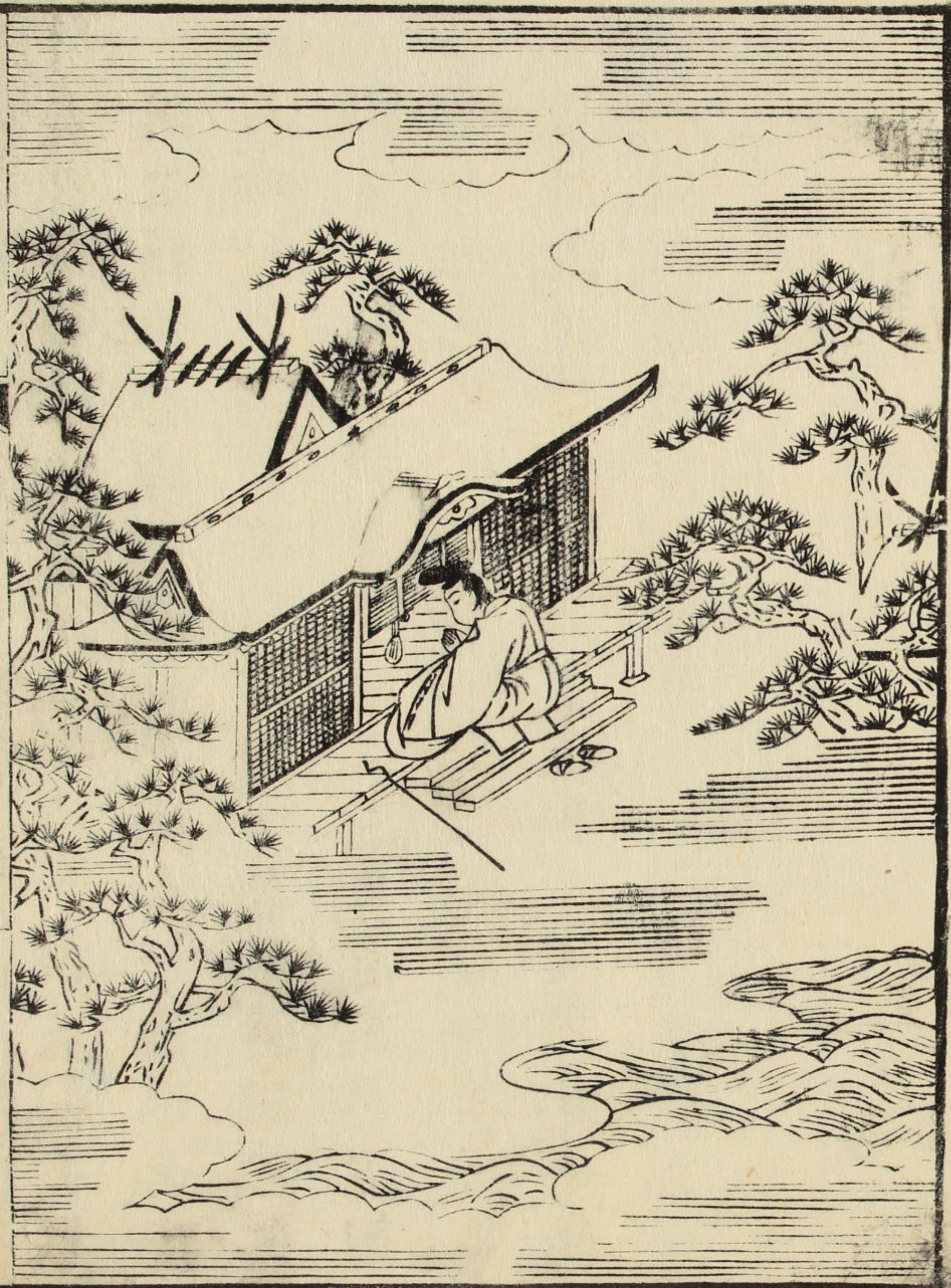
贊

母先禱子子後禱母母欲先子子恐吾後慈
 哉孝哉疇其敵耦天乎神乎得與賜壽

論

方士許公言曰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斲者
 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斲者
 舉周深恐母之死不貪己之生所以與共得
 不死歟或曰大凡母之愛子也劇於己身赤
 染禱代舉周之死而舉周不死宜其喜之甚

矣然舉周不安後所自禱與此相反顧夫舉
 周之禱脫有應効而得先死赤染荼蓼之痛
 曷若死之爲安然則舉周此舉未必切當歟
 曰不得如此說孝子之心當其有不忍者則
 他日之憂樂禍福不可得而揣量今吾子之
 母若禱代吾子死吾子安意以俟其斃乎哉
 舉周之情可以知矣



古 日野阿新丸

阿新丸者日野黃門資朝之子也後醍醐帝將
征鎌倉資朝與謀北條氏怒竄資朝於佐州遂
欲命州守本間山城入道某以殺之阿新年十
三與母避害匿於洛西一日聞父之將見殺不
勝哀痛自度適佐州與父同死乃請於母母不
聽固請而行初資朝爲東使所執時家資悉皆
散亡繇是阿新母子常乏衣糧况行裝乎且无
臣僕唯有二力母使之從阿新阿新未習徒步

甚勞跋涉閱十餘日方到越之敦賀從此託身
於商舶卒達佐州既而訪父于本間氏本間入
道雖深感其孝志而不許輒見父蓋恐聞于鎌
倉也阿新怨徹心骨元德二年五月某日資朝
竟殺於佐州入道族人本間三郎斬之入道因
使緇侶火化其柩收骨以授阿新阿新獲骨攀
慕怨號絕而又蘇於是意謂入道不許一見父
於生前此怨不可不報我不與渠俱生乃竊深
夜人定潛闖入道之寢室而不得偶見本間三

即卧于一室阿新以為雖是非入道而直斬我
父首者三即也殺之亦安得非彼讎之義因將
入其室室中有燈火阿新憂之時有飛蛾紛紛
集於窓紙阿新少開其窓蛾即入内燈火為之
所滅阿新訥然即逼彼之卧席先蹴其枕略令
驚覺急拔利刀以刺其心且絕其吭三即即死
人未之知阿新退欲自殺於是又謂我有母不
可不養也有君不可不仕也父志不可不繼也
君不免死則已幸而得免忠孝其庶幾乎乃欲

竊逃而門閉深池四周无復有徑池邊多脩竹
阿新試升一竿至其末端則竹自偃於池上
遂得到岸於此皇皇急赴海濱海濱尚遠追之
者反將近危殆不可言矣偶遇一行者行者曰
美哉少年將何適乎阿新以實告行者感泣曰
我不救是人行法其何用也即負阿新而走口
唱秘咒僦船同乘追阿新者百餘人既臨海濱
則船稍遠

太平記

贊

僻遠之境，幼冲之身，冒艱抵巇，來欲見親，獲
骨心慙，後讎情伸，俾哉孝德，竟輝紫宸。

論

殺資朝者，高時也。阿新狙入道，殺三郎，恐不
當，歎曰：然，雖然，高時天下之權貴，鎌倉千里
之危道，阿新一介之穉子，如何容易效於博
浪沙中之計？入道不許見父，三郎面斬父首，
二子幸在目下，幼冲之人，荒迷之際，豈遽擇
其當否，盍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曰：然，則

殺三郎亦合復讎之義耶？曰：昔漢蘇不羣欲
殺司隸校尉李嵩，以報父讎，而未能矣。殺嵩
妻及小兒，且掘嵩父阜冢，辱之。士大夫多議
其歸罪，枯骨郭林宗論之曰：雖不獲逞，為報
已深，比之於伍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
夫欲復讎，殺婦兒，掘古冢，固是義士之所不
為也，而猶貴之阿新，此舉豈可不嘉賞哉？



五 藤原長親

藤原長親者後村上院時人也仕至右近大將
 嘗執親喪三年憂為將闕而帝崩因又成其服
 有和歌曰三年末天ホサ干シ奴メ淚乃藤衣古波未多
 伊加爾染留袂曾 新葉和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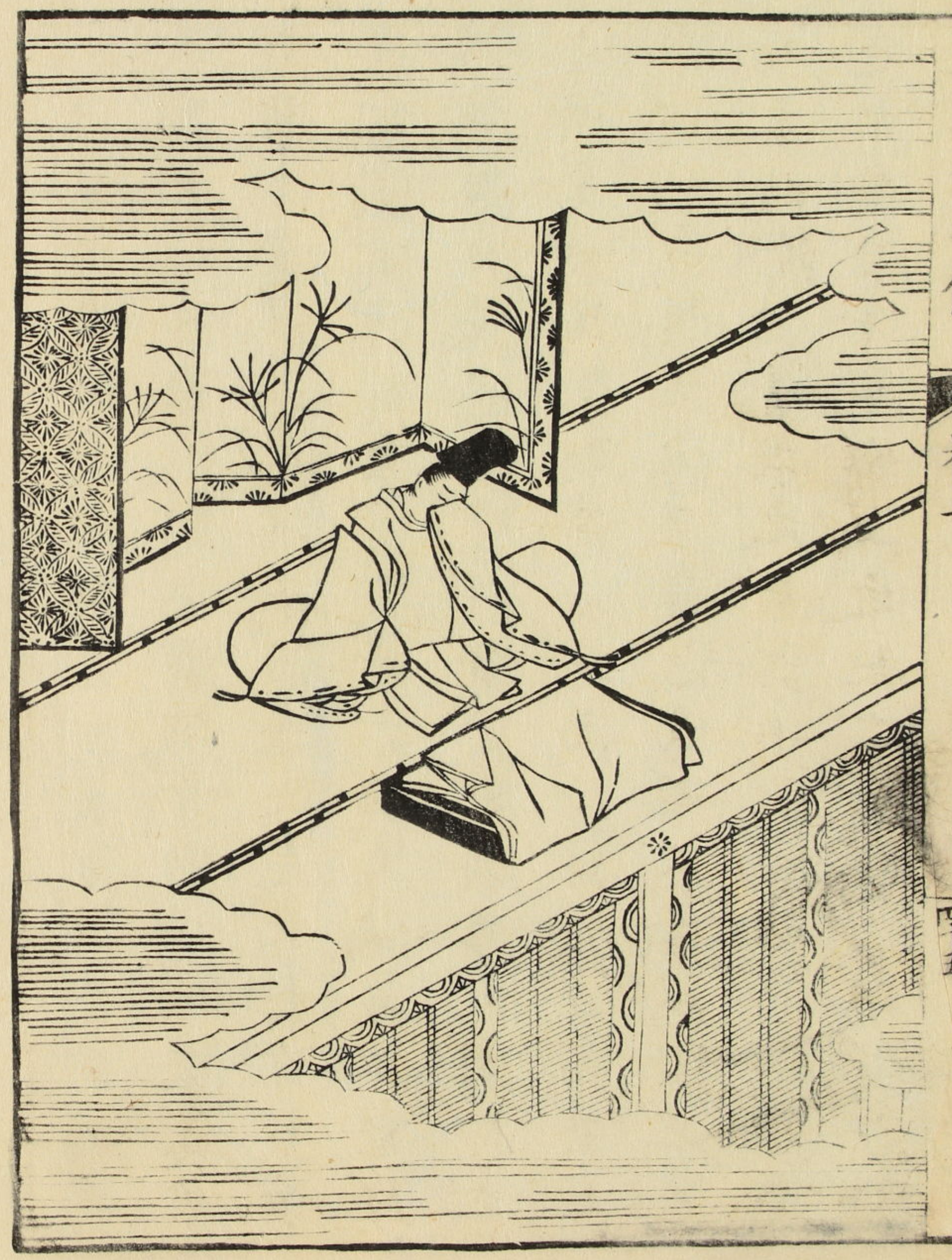
贊

大將誰耶南朝名臣倭歌素巧孝思維純
 載泣血一首哀詞料得當世寡人至斯

論

有客謂曰長親致喪之事子惟以其倭歌知之乎曰然曰其節文之詳略持守之寬嚴居處之內外飲食之厚薄起立之難易顏色之戚否今皆不可得而知焉一首和歌安足以取信哉余曰和歌亦猶詩之本性情豈無是情而有是辭既有是辭曷必疑其行焉客曰否吾觀今人所詠之和歌其精巧動輒至於使人濡睫然而夷考其行則不無不能掩焉者古歌亦或然也長親詞雖可哀焉知其

過實者哉是我之所以不能不致疑於其喪制也余點頭曰傳云盡信書則不如无書和歌亦寔非可盡信雖然斯人三年服不除淚不乾云者吾不忍棄而不顧焉請姑記之以俟異日稽得夫實行者之斷決耳



北條泰時

武藏守泰時姓平氏北條鎌倉副元帥陸奥守
 義時之長男也義時卒而泰時代之義時多子
 其見愛皆過於泰時泰時乃以父心為心常厚
 諸弟雖父沒不衰至於既分割其采地則仲氏
 之所受最為多叔季次之而所自受反等於叔
 季曰我追憶先考平昔之意則不忍不如此也
 初泰時將分資采地於諸弟先自疏其所欲資
 之戶數之多寡察上之於二位禪尼曰是時禪尼聽政

武藏守泰時傳

臣請亡父所食之邑早下鈞命使諸孤如是其
分受之臣不勝希幸之至禪尼闕疏愕然曰子
以嫡長所自受者反與小弟無異何也秦時答
曰臣雖無似得與政事烏於采地有所競望哉
第欲使弟妹喜而已禪尼淨出而未有所言也
秦時疆之而後聽秦時訖然而退會諸弟妹告
之以分割之事曰是尼君之余也各宜領之而
已則如初無之知者諸弟大悅列國聞之皆有
所耻務為敦睦之行云

倭論語 東鑑

贊

父母之子孰不愛之父母沒後其愛或衰唯
北條氏存沒弗改噫彼闕墻孝惡乎在

論

問宰執事大嫡長分貴理當不與支子等其
祿也秦時之分割恐大過歟後漢除麋侯
耿況卒有子六人耿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
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霸乃襲況
爵而未聞當時耿國以大過見訕夫何故蓋

以能從其父志也陵陽侯丁緄子鴻常與第
 盛相憐及父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
 報人亦不以爲然夫何故蓋以父志不在此
 也泰時事類耿氏而未至於讓國徒分割之
 耳何大過之有古之孝子殺身埋兒尚自以
 爲職分內之事而況其他乎程夫子之言曰
 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无過分之事也
 亦可併案



本朝孝子傳卷上終

本朝孝子傳卷上終

